

通鑑紀事本末

十二

西晉之亂

賈氏諸王
江表典附

魏元帝咸熙元年 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熒及攸以攸繼景
 王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聞過於熒晉王愛之常曰
 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熒立
 髮委地手垂過膝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之
 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熒善為熒畫策察時政所宜損益皆令熒
 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
 違禮不祥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
 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文臣
 之相也晉王由是意定丙午立熒為世子秋八月辛未嗣為晉王
 晉武帝泰始元年冬十二月壬戌魏帝禪位于晉丙寅王即皇帝
 封皇叔祖父孚為安平王叔父幹為平原王亮為扶風王

江陰王彤為梁王倫為琅邪王弟攸為齊王娶為樂安王機為燕王又封
 羣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為王帝憚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受
 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言今上請之

三年春正月丁卯立子衷為皇太子

七年侍中尚書令車府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
 之為太子充頗有力故世有寵於帝充為人巧諂與太尉行太
 子太傅荀顛侍中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安平馮統相為黨友
 朝野惡之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
 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空引天下
 賢人與弘政道不宣示人以私侍中樂安任愷河南尹潁川庾
 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
 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為憂愷曰空
 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

稱之秋七月癸酉以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充患之 冬十一月賈充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

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爲宰相乃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勗曰勗請言之因謂馮統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執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統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瑾女爲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請荀勗荀勗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八年春二月辛卯皇太子納賈妃妃年十五長於太子二歲如忌多權詐太子廢而畏之 秋七月以賈充爲司空侍中尚

書令領兵如故

十年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殂初帝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爲嗣常密以訪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爲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爲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許之

咸寧二年 初齊王攸有寵於文帝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臨終爲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執攸手以授帝太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攸如賈充之長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賢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荅攸素惡荀勗及左衛將軍馮統傾諂勗乃使統說帝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爲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譴其得免乎空遣還

藩以安社稷帝陰納之乃徙和爲光祿勳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
冬十月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
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
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
之十二月以后父鎮軍將軍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
碧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
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
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
耳何能爲損益乎

三年秋七月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爲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
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杆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空
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爲三等大國置三軍五
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爲都督者
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爲汝南王出爲鎮南
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爲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
王輔爲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佃在徐州徙封琅邪
王汝陰王駿在關中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王顥爲河間王汝
南王東爲南陽王輔孚之子顥孚之孫也其無官者皆遣就國
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爲始平王允爲濮陽王
該爲新都王遐爲清河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
四年冬十月徵征北大將軍衛瓘爲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
子昏愚不堪爲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
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
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
此不復有言帝悉召東宮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尚書疑事令
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

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踉蹌眾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去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請徙內郡羌胡鮮卑於邊地帝不聽事見羌胡之叛

二年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后父揚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執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踈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三年春正月帝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相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相靈實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相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

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怵旨勗因而譖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

勗馮統楊珧皆惡之統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冬十二月甲申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其揆一也侍中司空齊王攸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其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仍加崇典禮主者詳案舊制施行以汝南王亮為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光祿大夫山濤為司徒尚書令衛瓘為司空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為攸至親盛德侔於周公宜贊皇朝與聞政事今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虧友于欵篤之美懼非陛下追述堯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

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者庸可保乎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收居之與汝南王亮楊珧共幹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既無偏重相傾之執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熹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濟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涕泣請帝留收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濟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為國子祭酒德為大鴻臚羊琇與北軍中侯成祭謀見楊珧手刃殺之珧知之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怨發病卒李熹亦以年老遜位卒於家

四年春正月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粲太叔廣劉

暉繆蔚郭頤秦秀傳珍上表曰昔周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周

公康叔聃季皆入為三公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

王侯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

不復假台司虛名為隆寵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

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

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

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

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

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粲純之子暉毅之子也粲既

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事過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志愴然

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

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

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及其衰也雖有五霸代興豈與

周召之治何日而論哉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欲獨擅其權而纔得汲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爲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且謂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鄭默於且尚書朱整褚碧等奏志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科罪庾純詣廷尉自首粵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奏粵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族駿曰官立八座正爲此時乃獨爲駿議左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粵是議主應爲戮首但粵家人自首宜并廣等七人皆丐其死命並除名二月詔以濟南郡益齊國己丑立齊王攸子長樂亭侯寔爲北海王命攸備物典策設軒轅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

卷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六

元

三月齊獻王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帝陵帝不許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卧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其無疾辭出數日歐血而薨帝往臨喪攸子罔號踴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即誅醫以罔爲嗣初帝愛攸甚篤爲荀勗馮紆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紆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禍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攸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雖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作徙戎論以警朝廷

語在羌胡之叛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冬十一月

甲申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徙南陽王柬為秦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平王瑋為楚王都督荊州諸軍事濮陽王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又為長沙王顥為成都王晏為吳王熾為豫章主演為代王皇孫適為廣陵王又封淮南王子迪為漢王楚王子儀為毗陵王徙扶風王暢為順陽王暢弟歆為新野公暢駿之子也琅邪王觀弟澹為東武公繇為東安公觀伯之子也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適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帝裙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朕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以太子母弟東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偏復以佑為北軍中侯典禁兵帝為皇孫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廣陵王傳

惠帝永熙元年春三月帝疾甚未有顧命勳舊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小閒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廩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與會帝復迷亂皇右奏以駿輔政帝領之夏四月辛酉皇后召華廩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作詔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事詔成后對廩劾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廩散之孫劭曾之子也遂趨汝南王亮赴鎮帝尋小閒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亮在帝遂困馬已酉崩于含章殿帝字量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尊皇后曰皇

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詔石鑒與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爲手詔與石鑒張劭使帥陵兵討亮劭駿甥也即帥所領趨鑒速發鑒以爲不然保持之亮問計於廷尉何昂昂曰今朝野皆歸心於公公不討人而畏人討邪亮一聞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及甥河南尹李斌皆勸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庶幾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爲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爲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未葬武帝于峻陽陵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即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衆左軍將軍傅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

九四

通鑑十一

八

李九

從祗諷之子也丙子詔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預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復租調一年散騎常侍石崇散騎侍郎何攀共上奏以爲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秦始皇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且大晉十世無窮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詔以太尉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聖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竊謂山陵旣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苟有以察其忠款言且在多駿不從咸數諫駿漸不平欲出咸爲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

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充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忠益而返見怨疾乎楊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為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為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駿為政嚴碎專懷中外多惡之馮翊太守孫楚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處之今宗室彊盛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暱禍至無日矣駿不從楚資之孫也弘訓少府崩欽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它人皆為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踈我我得踈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為司馬彰進避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踈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

柰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

王適為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為太子太師衛尉裴楷為少師吏部尚書王戎為太傅前太常張華為少傅衛將軍楊濟為太保尚書和嶠為少保拜太子母謝氏為淑媛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還勗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賢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帝即位嶠從太子適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元康元年 初賈后之為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

孕妾子隨刀墮武帝大怒脩金墉城將廢之荀勗馮統楊珉及
充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年少妬者婦人常情長自當羞揚
后曰賈公間有大勲於社稷妃親其女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
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誠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返以后
為構已於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
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駿所抑殿中中郎渤海孟觀李肇皆駿
所不禮也陰構駿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為寺人
監賈后密使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汝南王亮使
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瑋瑋欣然許之
乃求入朝駿素憚瑋勇銳欲召之而未敢因其求朝遂聽之二
月癸酉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辛卯孟觀
李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疾就
第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白人討駿楚王瑋屯司馬門以淮南
相劉頌為三公尚書屯衛殿中段廣跪言於帝曰揚駿孤公無
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荅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
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
可知必是閹豎為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
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
殿內振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
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燒之侍中傅祗白駿請與尚書
武茂入宮觀察事執因謂羣僚曰宮中不宜空設揖而下階衆
皆走茂猶坐祗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
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右軍
將軍裴頡問太傅所在頡給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
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頡曰宜至廷尉豫從頡言遂委而去
尋詔頡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頡秀之子也皇太后題帛

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而
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
得出駿逃于馬廐就殺之孟觀等遂收駿弟璠濟張劭李斌段
熲劉豫武茂及散騎常侍楊勲中書令蔣駿東夷校尉文鴛皆
夷三族死者數千人璠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可問張
華衆謂宜依鍾毓例爲之申理繇不聽而賈氏族黨趣使行刑
璠號叫不已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諸葛誕之外孫也故忌文鴛
誣以爲駿黨而誅之是夜誅賞比日繇出威振內外王戎謂繇
曰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執繇不從壬辰赦天下改元賈后矯詔
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太后于永寧宮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
之命聽就太后居尋復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茲謀圖
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
春秋所許蓋奉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
不敢奉詔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宜廢皇太后爲潁陽
庶人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爲不
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皇太后號還稱
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左僕射荀悝與太子少師下邳王
晃等議曰皇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詔金
墉城於是有人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詔可又奏揚駿
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尉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
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
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董
養遊大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
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上法所不容
故也奈何公卿獻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天人之理旣滅大亂
將作矣有司收駿官屬欲悉誅之侍中博祗啓曰昔魯芝爲曹

與河馬斬關赴爽宣帝用為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悉加
詔赦之王寅擢汝南王昱為大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
輔政以秦王東為大將軍東平王棼為撫軍大將軍楚王瑋為衛
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昇為尚書公東安公繇為尚書左僕
射進爵為王棼望之子也封董猛為武安侯二兄皆為亭侯亮
欲取悅衆心論誅揚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
傅咸遺亮書曰今封賞重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
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凡作此者
田東安公人謂殿下既至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怒衆
之所怒者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亮頗專權執
威復諫曰揚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譴諱今之
處重宜反此失靜默頭油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
抑遣比過尊明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
侯長容無功而暴擢為少府論者謂長容公之姻家故至於此
流聞四方非所以為益也亮皆不從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
舅右衛將軍郭彭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國
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賈氏憚之繇兄東武公澄素惡
繇屢譖之於太宰亮曰繇專行誅賞欲擅朝政庚戌詔免繇官
又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於是賈謐郭彭權勢愈盛賈客盈門謐
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彭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榮
陽潘岳清河崔基勃海歐陽建蘭陵繆衡京兆杜斌摯虞琅邪
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瓛周
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瑒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與弟琨
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郁嶠之弟也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
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在望塵而拜。太宰亮太保瓘以
楚王瑋剛愎好殺惡之欲奪其兵權以臨海侯裴楷代瑋為此

軍中候瑋怒將聞之不敢拜亮復與瑾謀遣瑋與諸王之國瑋益忿怨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皆有寵於瑋勸瑋自昵於賈皇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衛瑾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督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請亮瑾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瑾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恣夏六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諸官門免亮及瑾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帥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又矯詔亮瑾官屬一無所問皆罷遣之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遣公孫宏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王還收瑾亮帳下督李龍曰外有變請拒之亮不聽俄而兵登牆大呼亮譙曰吾無貳心何故至此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趣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為肇所劫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衛瑾左右亦疑還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瑾不聽初瑾為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還收瑾輒殺瑾及子孫共九人還不能禁此盛說瑋宜因兵執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子少傅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瑋專殺之罪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廷恟懼不知所出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出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釋仗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遂執之下廷尉乙丑斬之瑋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幸託體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

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之起兵也隴西王泰嚴兵將助瑋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猝宜遣人參審定問泰乃止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於是大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搗登門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即奉送章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而故給使榮晦輒收公父子及孫一時斬戮乞驗盡情僞加以明刑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爵位謚曰文成封瓘蘭陵郡公謚曰成於是賈后專朝委在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爲衆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頠贊成之乃以華爲侍中中書監頠爲侍中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

五十八

卷之十一

十四

季大

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二年春二月己酉故楊太后卒于金墉城是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許寃於先帝乃覆而殯之仍施諸厭効符書藥物等

六年夏趙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歐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關右徵倫爲車騎將軍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倫因求錄尚書事又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以爲不可倫秀由是怨之七年 王衍爲尚書令南陽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爲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九年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又以篋箱載道上年

少入宮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賈模恐禍乃已甚憂之裴頌與模
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士士上自無廢黜之意而
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
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頌曰誠如公言然中宮逞
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安
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
游卒歲而已頌且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
子賈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為毀己而踈之模
不得志憂憤而卒秋八月以裴頌為尚書僕射頌雖賈后親屬
然雅望素隆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頌專任門下事頌上
表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為
聖朝累不聽或謂頌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
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頌慨然久之竟不

能從帝為人驍駭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
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
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執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玄市賈郭恣橫
貨賂公行南陽魚腹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
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執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
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
滯非錢不投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
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
已裴頌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
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
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
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內侯敷淫索靖知天下將亂
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初廣城君郭槐

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廣
城君恒切責之廣城君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
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
聞衍長女美而后爲賈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及廣城君
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
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
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
輩誘之爲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或廢朝待而縱
遊逸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毋本屠家
女也故太子好之東宮月俸錢五十萬太子常採取二月用之
猶不足又令西園賣藥菜蔬子雞麪等物而收其利又好陰陽
小數多爲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一曰雖有微苦宜力疾
朝侍二曰宜勤見保傅咨詢善道三曰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
園刻鏤雜作一皆罷遣四曰西園賣藥藍之屬虧敗國體取損
令聞五曰繕牆正瓦不必拘學小忌太子皆不從中令人杜錫
恐太子不得安其位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
太子慮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刺之流血錫預之子也太子
性剛知賈謐恃中官驕貴不能假借之謐時爲侍中至東宮或
捨之於後庭游戲詹事妻權諫曰謐后所親昵一旦交構則事
危矣不從謐潛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
氏故也若官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
墉如反手耳必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
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爲有娠內其藥物產具取妹夫壽
壽子慰袒養之欲以代太子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
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左衛率東平劉卞以賈
后之謀問張華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

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官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賈后常使親黨微服聽察於外頗聞卞言乃遷卞爲雍州刺史卞知言泄飲藥而死十二月太子長子彰病太子爲彰求王爵不許彰病篤太子爲之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以不能飲三升舞逼之曰不孝邪天賜汝酒而不飲酒中有惡物邪太子不得已強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官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井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勿疑猶豫以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氏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壬戌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示之曰適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曰淺願陛下詳之裴頠人爲室先檢校傳書者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曰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不同其不從詔者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等持節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太子改服出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羸犢車

東武公澹以兵仗送太子及妃王氏三子彪臧尚同幽于金墉城王
衍自表離婚許之妃慟哭而歸殺太子母謝淑媛及彪母保林蔣俊
永康元年春正月西戎校尉司馬閻續輿棺詣闕上書以為漢
戾太子稱兵拒命言者猶曰罪當笞耳今適受罪之日不敢失
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宜重選師傅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
晚也書奏不省續圃之孫也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
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遣東武公澹以千兵防衛太子幽于
許昌宮令侍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詔宮臣不得辭送洗馬江
統潘滔舍人王敦杜蕤魯瑤等冒禁至伊水拜辭涕泣司隸校
尉蒲奮收縛統等送獄其繫河南獄者樂廣悉解遣之繫洛陽
縣獄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謚曰所以廢徙太子以其
為惡故耳今宮臣冒罪拜辭而加以重辟流聞四方乃更彰太
子之德也不如釋之謚乃語洛陽令曹攄使釋之廣亦不坐敦

北

通鑑二二

二一八

季大

覽之孫攄肇之孫也太子至許遺王妃書自陳誣枉妃父衍不
敢以聞

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

拆張華少子躡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太子既廢眾情憤怒有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
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
常保位難與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
事乃說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謚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
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
太子之廢皆公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
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等使為內
應事將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
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道路皆知之今雖建大功於太子太子
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雖含忍宿忿必不能深

德明公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讎豈徒免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又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數遣官婢微服於民間聽察聞之甚懼倫秀因勸謚等早除太子以絕眾望癸未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自廢黜恐被毒常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其食宮人猶竊於牆上過食與之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推殺之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告右衛使飛督問和和從之期以癸巳丙夜一籌以鼓聲為應癸巳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使雅以告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為是言邪不顧而出及期倫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謚等殺吾太子今使

六十九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十九

卷

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事畢賜爵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眾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胡軍校尉齊王問將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迎帝幸東堂以詔召賈謚於殿前將誅之謚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就斬之賈后見齊王問驚曰卿何為來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是時梁王彤亦預其謀后問問曰起事者誰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遂廢后為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趙粲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收捕賈氏親黨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入坐皆夜入殿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斬之以徇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頴解系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

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

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解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

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以活為亦坐死朝廷由是

議革舊制女不從死甲午倫坐端門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

人于金墉誅劉振董猛孫慮程據等司徒王戎及內外官坐張

裴親黨黜免者甚眾閭續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

肯今果不免命也於是趙王倫稱詔赦天下自為使持節都督

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府兵萬人以其

出子散騎常侍奉頌元從僕射子馥為前將軍封濟陽王虔為

黃門郎封汝陰王詡為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皆封大郡

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素庸

愚復受制於孫秀秀為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

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適位號使尚書和郁帥東宮官屬迎太

子喪於許昌追封適子獻為南陽王封獻弟臧為臨淮王尚為襄

陽王右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

錮終身從之相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前平陽

太守李董榮陽太守荀組為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為
左右司馬尚書郎陽平東督為記室淮南王文舉荀崧殿中郎
陸機為參軍組之子崧或之女孫也李重知倫有異志辭疾
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 太子適之
廢也將立淮南王允為太弟議者不合會趙王倫廢賈后以
允為票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 己亥相國倫矯詔
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 五月己巳詔
立臨淮王臧為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太子官屬即轉為太
孫官屬相國倫行太孫太傅 己卯謚故太子曰愍懷六月壬
寅葬于顯平陵 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

之尤知相國倫及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懼之
秋八月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秀遣
御史劉機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允視詔乃
秀羊書也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
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
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眾允將赴宮
尚書左丞王典閉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精銳
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官兵鼓譟於內
以應允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
馬眭秘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
中數百箭自辰至未中書令陳淮徽之兄也欲應允言於帝曰
宜遣白虎幡以解圍乃使司馬督護伏胤將騎四百持幡從官
中出侍中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
胤乃懷空板出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門內之下車
受詔胤因殺之并殺允子秦王郁漢王迪坐允夷滅者數千人
由赦洛陽初孫秀嘗為小吏事黃門郎潘岳岳屢獲之衛尉石
崇之甥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隙崇有愛妾曰綠珠孫秀使求
之崇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為亂
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
不能答初潘岳母常謂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
岳謝母曰負阿母遂與崇建皆族誅籍沒崇家相國倫收淮南
王母弟兵王晏欲殺之光祿大夫傅祿舉之於朝堂眾皆諫止
倫倫乃貶為眉州刺史齊王冏以功遷游擊將軍冏意不滿
有恨色孫秀懼之且憚其在內乃出為平東將軍鎮許昌○孫
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
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三人皆

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以頌為光祿大夫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其子恭撫軍將軍虔中軍將軍詡為侍中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并所隱匿之兵數踰三萬九月改司徒為丞相以梁王彤為之彤固辭不受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秀子會為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赦天下后尚書郎泰山羊玄之之女也外祖平南將軍樂安孫旂與孫秀善故秀立之拜玄之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封興晉侯

永寧元年春正月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

六

通鑑卷之三

三

卷

云倫定早入西宮散騎常侍義陽王威望之孫也素諂事倫倫以威兼侍中使威逼奪帝璽綬作禪詔又使尚書令滿奮持節奉璽綬禪位於倫左衛將軍王與前軍將軍司馬雅等帥甲士入殿曉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無敢違者張林等屯守諸門乙丑倫備法駕入宮即帝位赦天下改元建始帝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使張衡將兵守之丙寅尊帝為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為濮陽王立世子恭為皇太子封子馥為京兆王虔為廣平王詡為霸城王皆侍中將兵以梁王彤為宰衡何劭為太宰孫秀為侍中中書監票騎將軍儀同三司義陽王威為中書令張林為衛將軍其餘黨與皆為鄉將超階越次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初平南將軍孫旂之子弼弟子髦輔琰皆附會孫秀與之合族旬月間致位通顯及倫稱帝四子皆為將軍封

郡侯以旂為車騎將軍開府旂以弼等受倫官爵過差必為家禍遣幼子回責之弼等不從旂不能制慟哭而已 癸酉殺

濮陽哀王臧孫秀專執朝政倫所出詔令秀輒改更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張林素與秀不相能且怨不得開府潛與太子琴賤言秀專權不合衆心而功日皆小人撓亂朝廷可悉誅之琴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夷其三族秀以齊王囧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各擁彊兵據方面惡之乃盡用其親黨為三王參佐加囧鎮東大將軍穎征北大將軍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寵安之 二月齊王囧謀討趙

王倫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乂及南中郎將新野公歆移檄征鎮州郡縣國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誅討有不從命者誅及三族使者至鄴成都王穎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趙王篡逆人神共憤殿下收英俊以從人望杖大順以討之

百姓必不召自至攘臂爭進蔑不克矣穎從之以志為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志毓之孫也穎以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

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為前鋒遠近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超苞之孫也常山王乂在其國與太原內史劉暉各帥衆為穎後

繼新野公歆得囧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疎而弱公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

何親疎彊弱之有歆乃從囧前安西參軍夏彥爽在始平合衆數千人以應囧遣使邀河間王顥顥用長史隴西李含謀遣振

武將軍河間張方討擒爽及其黨冀斬之囧檄至顥執囧使送於倫遣張方將兵助倫方至華陰顥聞二王兵盛復召方還更

附二王囧檄至揚州州人皆欲應囧刺史郝隆慮之立孫也以

兄子鑿及諸子悉在洛陽疑未決悉召僚吏謀之主簿淮南趙誘前秀才虞潭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疾今義兵四起其敗必

矣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遣將將兵會之中策也量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也隆退密與別駕顧彥謀之彥曰誘等下策乃上計也治山留寶主簿張褒西曹留承聞之請見曰不審明使君今當何如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久今上取之不平齊王順時舉事成敗可見使君不早發兵應之狐疑遷延變難將生此州豈可保也隆不應潭翻之孫也隆停機六日不下將士憤怒參軍王邃鎮石頭將士爭往歸之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能止將士遂奉邃攻隆隆父子及顧彥皆死傳首於固安南將軍監沔北諸軍事孟觀以爲紫宮帝無他變倫必不敗乃爲之固守倫秀聞三王兵起大懼詐爲固表曰不知何賊猝見攻圍且懦弱不能自固乞中軍見救庶得歸死以其表宣示內外遣上軍將軍孫輔折衝將軍李嚴帥兵七千

通鑑十一

魏七四

六四七

漢

自延壽關出征虜將軍張泓左軍將軍蔡瑁前軍將軍閻和帥兵九千自壩阪關出鎮軍將軍司馬雅揚威將軍莫原帥兵八千自成臯關出以拒固遣孫秀子會督將軍士猗許超帥宿衛兵三萬以拒穎召東平王楙爲衛將軍都督諸軍又遣京兆王馥廣平王虔帥兵八千爲三軍繼授倫秀日夜禱於厭勝以求福使巫覡選戰日又使人於高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書送倫祚長久欲以惑衆

閏月張泓等進據陽翟與齊王

固戰屢破之固軍穎陰夏四月泓乘勝逼之固遣兵逆戰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白曰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矣趙王倫大恐秘之而召其子虔及許超還會泓破固露布至倫乃復遣之泓等悉帥諸軍濟穎攻固營固出兵擊真別將孫髦司馬譚等破之泓等乃退孫秀詐稱已被固營擒得固今百官皆賀成都王穎削鋒至黃橋爲孫會士猗許超所敗

殺傷萬餘人士衆震駭欲退保朝歌盧志王彥曰今我軍失利
敵新得志有輕我之心我若退縮士氣沮訥不可復用且戰何
能無勝負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
頴從之倫賞黃橋之功士猗許超與孫會皆持節由是各不相
從軍政不一且恃勝輕頴而不嚴備頴帥諸軍擊之大戰于澳
水會等大敗棄軍南走頴乘勝長驅濟河自問等起兵百官將
士皆欲誅倫秀秀懼不敢出中書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
所爲孫會許超士猗等至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宮
室誅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
決辛酉左衛將軍王與與尚書廣陵公維帥營兵七百餘人自
南掖門入宮三部司馬爲應於內攻孫秀許超士猗於中書省
皆斬之遂殺孫奇孫弼及前將軍謝悅等淮伯之子也王與屯
所龍門召八坐皆入殿中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所誤以怒三
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皇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驕虞幡
敕將士解兵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太子恭皆還汶陽里
第遣甲士數千迎帝于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
殿羣臣頓首謝罪詔送倫等付金墉城廣平主度自河北還
至九曲聞變棄軍將數十人歸里第癸亥赦天下改元大酺五
日分遣使者慰勞三王梁王彤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宜伏誅
丁卯遣尚書表敕持節賜倫死收其子恭馥度謂皆誅之凡百
官爲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是日成都王頴至
已巳河間王顥至頴使趙驥石超助齊王討張泓等於陽翟泓
等皆降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鬪死者近十萬人斬張衡閻和孫
髦于東市蔡璜自殺五月誅義陽王威襄陽太守宗岱承罔檄
斬孫旂永饒治令空桐機斬孟觀皆傳首洛陽夷三族
六月乙卯齊王固帥衆入洛陽頓軍道章署甲士數十萬威震

京師 甲戌詔以齊王囧為大司馬加九錫備物與策如宣景
文武輔魏故事成都王穎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
錄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河間王顥為侍中太尉
加三錫之禮常山王乂為撫軍大將軍領左軍進廣陵公淮爵
為三領尚書加侍中進新野公歆爵為王都督荊州諸軍事加
鎮南大將軍齊成成都河間三府各置塚屬四十人武號悉列文
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已卯以梁王肅為大宰領司
徒光祿大夫劉蕃女為趙世子恭妻故蕃及二子散騎侍車與
冠軍將軍暹皆為趙王倫所委任大司馬囧以暹父子有之望
特宥之以暹為中書郎暹為尚書左丞又以前司徒王戎為尚
書令劉暉為御史中丞王衍為河南尹新野王歆將之鎮襄陽
同乘謁陵因說囧曰成都王至親國是也動必宜會之與輔政
若不能兩當奪其兵權常山王乂與成都王穎俱得入朝穎
曰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可繼之其言者豈不憂懼乎
穎曰齊王象號百萬與朕等無異不憂朕大王臣前問何功
無與貳然今齊王欲與大王共執朝政志圖不俱立宜因
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主以收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
從之帝見穎於東堂慰勞之穎拜謝曰此大司馬囧之勳臣無
豫焉因表稱囧功德宜委以萬機自陳異疾請歸海即辭出不
復還營便謁大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鄉遣信與同別曰大驚
馳出送穎至七里瀾及之穎泣車言別流涕滂沱惟以太妃疾
苦為憂不及時事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因辟新與劉劭為軍
諮祭酒洛陽令曹據為記室掾尚書郎江統陽平太守河內荀
晞參軍事兵國張翰為東曹掾孫惠為中曹掾前廷尉正顧榮
及順陽王豹為主簿惠賁之曹孫榮雍之孫也囧以何遜為中
領軍置文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昌黎路秀衛毅劉真襲

表臣日為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成都王穎至鄴詔遣使者就
申前命穎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與義功臣皆封公侯又
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邸
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民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為
衣服歛葬黃橋戰士旌顯其家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溫縣瘞趙
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比日盧志之謀也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
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詔復遣使諭穎入輔并
使受九錫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故穎終
辭不拜初大司馬固疑中書郎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
之大將軍穎為之辨理得免死因表為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為
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
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

秋七月復封常山王又為長沙王

冬十二月封大司馬

固子冰為樂安王英為濟陽王超為淮南王

魏通鑑卷一百一

二十七

十

太安元年大司馬固欲久專大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
次立之勢清河王覃遐之子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之夏五月
癸卯立覃為皇太子以固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領中
書監 齊武閔王固既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
舍以百數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
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
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又與固書以為唐虞茅茨夏禹
卑宮今大興第舍及為三王立宅豈今日之所急邪固遜辭謝
之然不能從固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
不均嬖寵用事殿中御史相豹奏事不先經固府即加考覈南
陽處士鄭方上書諫固曰今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
宗室骨肉當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蠻夷不靜大王謂功業

已隆不以爲念三失也兵革之後百姓窮困不聞振救四失也
大王與義兵盟約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而今猶有有功未論者
五失也固謝曰非子孤不聞過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
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
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
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
難而不以爲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
功成身退之道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則太
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貪權執以受疑雖
遨遊高臺之上逍遙重墉之內愚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穎翟
之時也固不能用惠辭疾去固謂曹攄曰或勸五季權還國何
如攄曰物禁太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
也固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葦羹鱸魚

繪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
長史葛旗以其廢職白固徙榮爲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袞聞
固暮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
王豹致牋於固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
乃事執使然非比且爲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
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
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剛彊盛之年並典戎馬
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
大權進則元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其求安未見其福也因
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鄴固自
爲南州伯治宛分河爲界又統王侯以少輔天子固優矣卷之
長沙王又見豹牋謂固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固
乃奏豹護內間外坐生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

顯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罔以河間王顯本附趙王倫，心常恨之。梁州刺史安定皇甫商與顯長史李含不平，含被徵爲翊軍校尉時，商參罔軍事，夏侯爽兄亦在罔府，含心不自安。又與罔右司馬趙驤有隙，遂單馬奔顯，詐稱受密詔使顯誅罔。因說顯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爲齊罪而討之，必可禽也。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顯從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虓都督豫州諸軍事，顯上表陳罔罪狀，且言勒兵十萬欲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共會洛陽，請長沙王又發罔還第，以穎代罔輔政。顯遂舉兵以李含爲都督，帥張方等趨洛陽。後遣使邀穎，穎將應之。盧志諫不聽。十二月丁卯，顯表至罔，大懼，會百官議之曰：「孤首唱義，兵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讒作難，將若之何？」尚書令王戎曰：「公勲業誠大，然賞不及勞，故人懷貳心。今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永安。罔從事中郎葛旗怒曰：「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逆亂，當共誅討。奈何？」虛承僞書，遽令公就第。平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悚失色。戎僞藥發，愼厠得免。李含屯陰盤，張方帥兵二萬軍新安。檄長沙王又使討罔。罔遣董艾、龔又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董艾、陳兵宮西，縱火燒千秋神武門。罔使人執騶虞幡，唱去長沙王矯詔。又稱大司馬謀反。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罔衆大敗。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勗，因執罔以獻。罔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趣牽出，斬於閭闔門外。首六軍，同黨皆夷。三族死者二千餘人。囚罔子超、冰、英於金墉城。廢罔弟北海王寔，赦天下。

改元李含等聞囹死引兵還長安長沙王又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大將軍顓頊以孫惠爲參軍陸雲爲右司馬

二年 初李含以長沙王又微弱必爲齊王囹所殺因欲以爲囹罪而討之遂廢帝立大將軍顓頊以河閒王顓爲宰相已得用事旣而囹爲又所殺顓頊猶守藩不如所謀顓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囹時猶嫌又在內不得逞其欲欲去之時皇甫商復爲又參軍商兄重爲秦州刺史含說顓曰商爲又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早除之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過長安執之重知之靈檄上尚書發隴上兵以討含又以兵方少息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就徵而重不奉詔顓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合四郡兵攻之顓密使含與侍中馮孫中書令卜粹謀殺又皇甫商以告又收含孫粹殺之驃騎從事琅邪諸葛致前司徒長史武邑牽秀皆出奔鄴 河閒王顓聞李含等死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三

方

即起兵討長沙王又大將軍顓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昌已平因欲與顓共攻又盧志諫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主之事也參軍魏郡邵續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顓皆不從八月顓顓共表又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玄之商遣又還國詔曰顓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帥六軍以誅姦逆其以又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顓以張方爲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顓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羈旅事顓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譏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遂行顓列軍自朝歌至河橋鼓

聲聞數百里乙丑帝如十三里橋太尉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己巳帝還軍宣武場庚午舍于石樓九月丁丑屯于河橋壬子張方襲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大將軍穎進屯河南阻清水爲壘癸巳辛亥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申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石超進逼緱氏冬十月壬寅帝還宮丁未敗牽秀于東陽門外大將軍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戊申太尉又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擊戰於馬以突咸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爲之不流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初官人孟玖有寵於大將軍穎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皆不敢違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領萬人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吳郡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敗沒玖疑機殺之譖之於穎曰機有貳心於長沙牽秀素諂事玖將軍王闡郝昌帳下督陽平公師藩皆玖所引用相與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參軍事王彰諫曰今日之舉疆弱異勢庸人猶知必克況機之明達乎但機吳人殿下用之太過北土舊將皆疾之耳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者白帟與秀相見爲牋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機弟清河內史雲平東祭酒耽及孫拯皆下獄記室江統陳留蔡克穎川棗嵩等上疏以爲陸機淺謀致敗殺之可也至於反逆則衆共知其不然且先檢校機反狀若有徵驗誅雲等未晚也統等懇請不已穎遲迴者三日蔡克入至

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竊為
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省雲之
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耽夷機三族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
蹀骨見終言機寬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
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今既
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獄吏詐
為拯辭穎既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等曰非卿之
忠不能窮此姦遂夷拯三族拯門人賈慈室意二人詣獄明拯
冤拯誓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邪曰君既
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太尉又奉帝攻
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退屯
十三里橋眾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喜用兵者能因敗
為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
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既戰勝以為方不足憂聞
方壘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穎兄弟可辭說而釋
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穎令與之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因致
書於穎為陳利害欲與之和解穎復書請斬皇甫嵩等首則引
兵還鄴又不可穎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塢水確皆涸乃發
王公奴婢手春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已上皆從
役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
主簿范陽祖逖言於穎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
宜啓上為詔與沈使發兵襲顯顯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
策也又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諸郡多起兵應之沈合七郡之
眾九萬餘人趣長安又使皇甫商間行齋帝手詔命游楷等
罷兵數皇甫重進軍討顯商行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
以告顯顯捕商殺之

永興元年春正月長沙厲王又屢與大將軍頴戰破之前後斬獲六七萬人而又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爲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癸亥潛與殿中諸將夜收又送別省甲子越啓帝下詔免又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旣開殿中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又以拒頴越懼欲殺又以絕衆心黃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乃遣人密告張方丙寅方取又於金墉城至營灸而殺之方軍士亦爲之流涕公卿皆詣鄴謝罪大將軍頴入京師復還鎮于鄴詔以頴爲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令頴遣奮武將軍石超等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頴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表盧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丞相府事

河間王顥頓軍於鄴爲東軍聲援聞劉沈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逆戰於好時夔兵敗顥懼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

通鑑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卷一百一十二

十一

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軍中乏食殺人雜牛馬肉食之劉沈渡渭而軍與顥戰顥屢敗沈使安定太守衙博功曹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顥帳下沈兵來遲馮翊太守張輔見其無繼引兵橫擊之殺博及澹沈兵遂敗收餘卒而退張方遣其將耿偉夜擊之沈軍驚潰沈與麾下南走追獲之沈謂顥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以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其甘如薺顥怒鞭之而後畧斬新平太守江夏張光數爲沈畫計顥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顥壯之引與歡宴表爲右衛司馬

二月乙酉丞相頴表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

廢皇太子尊爲清河王

三月河間王顥表請立丞相頴

爲太弟戊申詔以頴爲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輿服御皆遷于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顥爲太宰大

都督雍州牧前太傅劉寔爲太尉寔以老固讓不拜 太弟穎
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
眈及長沙王故將上官巳等謀討之秋七月丙申朔陳眈勒兵
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入殿中戒嚴討穎石超奔鄴戊戌
大赦復皇后羊氏及太子曹巳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爲大都督
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
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越檄召
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恐穎會羣僚問
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
超帥衆五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
名曉事投身事孤今主上爲羣小所逼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
刑邪陳眈二弟斤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
設備巳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
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負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
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
血濺帝衣帝愴於草中二十六壘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
水左右奉秋桃穎遣盧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改元曰建武左
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眈上官巳等奉太子曹
守洛陽司空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
太弟穎以越兄弟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前奮威將軍
孫惠上書勸越邀結藩方同獎王室越以惠爲記室參軍與參
謀議北軍中候苟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以晞行兗州刺史
初二王之起兵討趙王倫安其將軍王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
得赴三王召募太弟穎欲討之而未能浚心亦欲圖穎穎以右
司馬和演爲幽州刺史密使殺浚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與浚
游薊城南清泉因而圖之會天暴雨兵器濡濕不果而還審登

以爲浚得天助乃以演謀告浚浚與審登密嚴兵約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共圍演殺之自領幽州營兵騰越之弟也太弟穎稱詔徵浚浚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朱及東嬴公騰同起兵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及石超擊之太弟穎怨東安王繇前議八月戊辰收繇殺之初繇兄琅邪恭王觀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爲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道善道勳之從父弟也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諸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丞相從事中郎王澄發孟致姦利事勸太弟穎誅之穎從之司空越之計太弟穎也太宰願遣右將軍馮翊太守張方將兵二萬救之聞帝已入鄴因命方鎮洛陽上官已與別將苗願拒之大敗而還太子覃夜龍襲已願已願出走方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下車扶止之復廢覃及羊后太弟穎表劉淵爲冠軍將軍將兵在鄴以淵子聰爲積弩將軍右賢王宣等謀共立淵爲大單于事見劉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循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果可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勲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孰不願爲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娶子東嬴踈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發鄴官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殿下撫勉士衆靖以鎮之淵請爲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句

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爲鹿蠡王遣左於陸王宏帥騎五千會穎將王粹拒東嬴騰公粹已爲騰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東嬴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弘爲前鋒敗石超於平棘乘勝進軍候騎至鄴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盧志勸穎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將發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狐疑未決俄而衆潰穎遂將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犢車南奔洛陽倉粹上下無齋中黃門被囊中齋私錢三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夜則御中黃門布被食以瓦盆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及濟河張方自洛陽遣其子罷帥騎三千以所乘車奉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迎帝方將拜謁帝下車自止之帝還官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辛巳大赦王浚入鄴士衆暴掠死者甚衆使烏相羯朱追太弟穎至朝歌不及浚還薊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有敢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 劉淵聞太弟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爲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爲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効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帝既還洛陽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穎不得復預事豫州都督范陽王

墟徐州都督東平王楙等上言穎弗克負荷宜降封一邑特全其命太宰宜委以關石之任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咨張方爲國効節而不達變通未即西還宜遣還郡所加方官請悉如舊自司徒司空越並忠國小心宜幹機事委以朝政王浚有定社稷之勲宜特崇重遂撫朝長爲此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則陛下垂拱四海自

正矣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衆情喧喧無復留意議欲奉帝遷都長安恐帝及公卿不從欲須帝出而劫之乃請帝謁廟帝不許十一月乙未方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帝馳避後園竹中軍人引帝出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方於馬上稽首曰今寇賊縱橫宿衛單少願陛下幸臣壘臣盡死力以備不虞時羣臣皆逃匿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帝遂幸方壘令方異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割流蘇武帳爲馬棧魏晉以來蓄積掃地無遺方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返顧之心盧志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龍襲之乃止帝停方壘三日方擁帝及太弟穎豫章主熾等趨長安王戎出犇邠太宰顓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霸上顓前拜謁帝下車止之帝入長安以征西府爲宮唯尚書僕射荀藩司隸劉暉河南尹周馥等在洛陽爲留

李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七

承

制行事號東西臺藩昺之子也丙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爲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 十二月丁亥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弟更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質庸下熾沖素好學故太宰顓立之詔以司空越爲太傅與顓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又以光祿大夫王衍爲尚書左僕射高密王略爲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爲寧北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鎮鄴百官各還本職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略模皆越之弟也王浚旣去鄴越使模鎮之顓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少安越辭太傅不受又詔以太宰顓都督中外諸軍事張方爲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北太守二年夏四月張方廢羊后 游楷等攻皇甫重累年不能克重遣其養子昌求救於外昌詣司空越越以太宰顓新與山東連

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
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猝百官初皆從
之俄知其詐相與誅昌願請遣御史宣詔喻重令降重不奉詔
先是城中不知長沙厲王及皇甫商已死重獲御史騶人問曰
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人曰已為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
人於是城中知無外救共殺重以降願以馮翊太守張輔為秦
州刺史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司空越起兵討
之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州郡去欲糾帥義旅奉迎天子還
復舊都東平王琳聞之懼長史王脩說琳曰東海宗室重望今
興義兵公宜舉徐州以授之則免於難且有克謬之美矣琳從
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琳自為兗州刺史詔即遣使者劉
虔授之是時越兄弟並據方任於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
越為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王穎既廢

通鑑卷之六

卅八

六

河北人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於趙魏衆至
數萬初上黨武鄉鄉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建威將
軍閭粹說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
荏平人師懽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勒乃與牧
帥汲桑結壯士為羣盜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
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藩攻陷郡縣殺二千石長史轉前攻
鄴平昌公模其懼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救鄴與廣平太守蕭
固丁紹共擊藩走之 八月司空越以琅邪王睿為平東

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中下邳睿請王導為司馬委以軍事越
帥甲卒三萬西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陽越承制以豫
州刺史劉劭為兗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
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劭為司馬越以劉藩為淮北護軍劉
輿為潁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許遣其長

子祐將兵拒越於蕭縣之靈壁越兵不能進東平王楙在兖州
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荀晞還兖州徙楙都督青
州楙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劉喬合 太宰顥聞山東兵起甚
懼以公師藩爲成都王穎起兵壬午表穎爲鎮軍大將軍都督
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以盧志爲鄆郡太守隨穎鎮鄴欲以撫
安之又遣建武將軍呂朗屯洛陽顥發詔令東海王越等各就
國越等不從會得劉喬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詔稱劉輿迫脅范
陽王虓造構凶逆其令鎮南大將軍劉弘平南將軍彭城王釋
征東大將軍劉準各勒所統與劉喬并力以張方爲大都督統
精卒十萬與呂朗共會許昌誅輿兄弟釋宣帝弟子穆王權之
孫也丁丑顥使成都王穎領將軍樓表等前車騎將軍石超領
北中郎將王闡等據河橋爲劉喬繼援進喬鎮東將軍假節劉
弘遺喬及司空越書欲使之解怨釋兵同獎王室比且不聽弘又
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于宗
子今夕爲忠明日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
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杆軸
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萬一四夷乘
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鬪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
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
兵馬者天下共代之時太宰顥方拒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
喬乘虛襲許破之劉琨將兵救許不及遂與兄輿及范陽王虓
俱奔河北琨父母爲喬所執劉弘以張方殘暴知顥必敗乃遣
參軍劉盤爲督護帥諸軍受司空越節度 十一月立節
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立于石洛陽令何喬攻權
殺之復發羊后太宰顥矯詔以羊后屢爲姦人所立遣尚書田
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等上奏固執以爲

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收密無緣得與姦人搆亂衆無愚智皆謂其寃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何益於治顯怒遣呂卽收嘒嘒犇青州依高密王略然羊后亦以是得免

十二月呂卽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 劉琨

說冀州刺史太原溫羨使讓位於范陽王虓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騎資之擊王闡於河上殺之琨遂與虓引兵濟河斬石超於滎陽劉喬自考城引退虓遣琨及督護田徽東擊東平王楙於廩丘楙走還國琨徽引兵東迎越擊劉祐於譙祐敗死喬衆遂潰喬犇平氏司空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其將祁弘帥突騎鮮卑烏桓爲越先驅

光熙元年 初太弟中庶子蘭陵繆播有寵於司空越播從弟右衛率胤太宰顯前妃之弟也越之起兵遣播胤詣長安說顯令奉帝還洛約與顯分陝爲伯顯素信重播兄弟即欲從之張

本十二

通鑑卷之四十一

四十一

十一

方自以罪重恐爲誅首謂顯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顯乃止及劉喬敗顯懼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張方不從猶豫未決方素與長安富人郵輔親善以爲帳下督顯參軍河間畢垣嘗爲方所侮因說顯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兵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郵輔具知其謀繆播胤復說顯宜急斬方以謝山東可不勞而定顯使人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奈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入顯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顯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顯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方火下發函輔斬其頭還報顯以輔爲安定太守送方頭於司空越以請和越不許宋曹襲河橋樓褒西走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會宋胃逼洛

陽成都王穎西奔長安至華陰聞顓已與山東和親留不敢進
呂朗屯滎陽劉琨以張方首示之遂降甲子司空越遣祁弘宋
胄司馬纂帥鮮卑西迎車駕以周馥為司隸校尉假節都督諸
軍屯澠池

夏四月己巳司空越引兵屯溫初太宰顓以

乃死東方兵必可解既而東方兵聞方死爭入關顓悔之
乃斬郅輔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默將兵拒祁弘等於
湖五月壬辰弘等擊隨默大破之遂西入關又敗顓將馬瞻郭
偉於霸水顓單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
二萬餘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實食之己亥弘等奉帝乘牛
車東還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鎮西將軍守關中六月丙辰朔帝
至洛陽復羊后辛未大赦改元 馬瞻等入長安殺梁柳與始
平太守梁邁共迎太宰顓於南山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
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兵擊顓斬馬瞻梁邁疋謂之曾孫也司

六十六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四十一

占

空越遣督護麋晃將兵擊顓至鄭顓使平北將軍牽秀屯馮翊
顓長史楊騰詐稱顓命使秀罷兵騰遂殺秀關中皆服於越顓
保城而已 八月以司空越為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攄

為司空鎮鄴平昌公模為鎮東大將軍鎮許昌王浚為驃騎大
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越以吏部郎穎川庾
徵為軍諮祭酒前太弟中庶子胡毋輔之為從事中郎黃門侍
郎河南郭象為主簿馮臚丞阮脩為行參軍謝鯤為椽輔之薦
樂安光逸於越越亦辟之徵等皆尚虛玄不以世務嬰心縱酒
放誕徵殖貨無厭象薄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
祁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野會新城元公劉弘

卒司馬郭勣作亂欲迎穎為主治中嶺陽郭舒奉弘子璠以討
勣斬之詔南中郎將劉陶收穎穎北渡河犇朝歌收故將士得
數百人欲赴公師藩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之送鄴范陽王攄

不忍殺而幽之公師藩自白馬南渡河兗州刺史苟晞討斬之

進東嬴公騰爵為東燕王平昌公模為南陽王

冬十

月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成都王穎素為鄴人所附祕不發喪
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穎死并殺其二子穎官屬先皆逃散
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太傅越召志為軍諮祭酒越
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臘也近則汚人及至越踈之輿密視天下
兵薄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
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以為
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輿說越遣其弟琨鎮并州以為北
面之重越表琨為并州刺史以東燕王騰為車騎將軍都督鄴
城諸軍事鎮鄴 十一月己巳夜帝食餅中毒庚午崩于

顯陽殿幸右自以於太弟熾為嫂恐不得為太后將立清河王
曹侍中華混諫曰太弟在東宮已久民望素定今日寧可易乎

口五

通鑑十二

四十二

九

即露板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后已召曹至尚書問疑變託
疾而返癸酉太弟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
追尊母主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懷帝始遵舊制於
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群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傳宣
數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十二月太傅越以詔書徵

河間王顥為司徒顥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其將梁喜邀之於新
安車上扼殺之并殺其三子 劉琨至上黨東燕王騰即自并

陘東下時并州饑饉數為胡寇所掠郡縣莫能自保州將田甄
甄弟蘭任社祁濟李愷薄盛等及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
州號為乞活所餘之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
上黨得五百人轉鬪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
勞徠流民稍集

懷帝永嘉元年二月

王彌寇青兖州自稱征東大將軍

攻殺二千石太傅越以公車令東萊鞠羨為本郡太守以討彌彌繫

殺之彌家世二千石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三月詔追復楊太后尊號

丁卯改葬之謚曰武悼。庚午立清河王曹芳弟豫章王詮為皇

太子辛未大赦。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

藩庚辰越出鎮許昌。以高密王略為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

諸軍事鎮襄陽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

諸軍事鎮長安東燕王騰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仍

鎮鄴。公師藩既死汲桑逃還苑中更聚眾劫掠郡縣自稱大將

軍聲言為成都王報仇以石勒為前驅所嚮輒克署勒掃虜將

軍遂進攻鄴時鄴中府庫空竭而新蔡武哀王騰資用甚饒騰

性吝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

不為用夏五月桑大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入鄴騰輕騎出奔

為桑將李豐所殺桑出成都王穎棺載之車中每事啓而後行

遂燒鄴宮火旬日不滅殺士民萬餘人大掠而去濟自延津南

擊兖州太傅越大懼使苟晞及將軍王讚等討之。石勒與苟

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秋七

月己酉朔太傅越屯官渡為晞聲援。己未以琅邪王睿為安

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八月己卯

朔苟晞擊汲桑於東武陽大破之桑退保清淵。九月戊

申琅邪王睿至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

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

之會睿出觀楔導使睿乘肩輦具威儀導與諸名勝比肩從紀

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

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

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

常侍九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下壺為從

事中心周玘為倉曹屬琅邪劉超為會人張闡及魯國孔衍為
參軍壹粹之子閻昭之曾孫也王道說睿謙以按士儉以足用
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
以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八
壘死者萬餘人桑與石勒收餘眾將奔漢冀州刺史丁紹邀之
於赤橋又破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太傅越還許昌加苟晞撫
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丁紹寧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
節 胡部大張弇督馮莫突等擁眾數千壁于上黨石勒往從
之因說弇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部大拒而不從自度終能
獨立乎曰不能勒曰然則安可不早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
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弇督等以為然冬十
月弇督等隨勒單騎歸漢漢王淵署弇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
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烏桓張伏利度有眾
二千壁于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偽獲罪於淵往奔伏利度伏
利度喜結為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
眾心之附己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
度誰堪為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眾歸漢淵加
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眾配之 十一月甲

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為征北將軍鎮鄴乙亥以王衍為司徒

十二月戊寅乞活田甄田蘭薄盛等起兵為新蔡王騰復讎
斬汲桑于樂陵棄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葬之 前

北軍中候呂雍度支校尉陳頴等謀立清河王覃為太子事覺
太傅越矯詔囚覃於金墉城 初太傅越與苟晞親言引升堂

結為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兖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苟晞有
大志非純臣也久今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

號晞必悅公自牧兖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為之於未

亂者也越以為然癸卯越自為丞相領兗州牧都督兗豫司冀
幽并諸軍事以晞為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
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封東平郡公越晞由是有隙
初陽平劉靈少貧賤力制犇牛走及犇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
也靈撫膺歎曰天平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
趙魏會王彌為苟純所敗靈亦為王讚所敗遂俱遣使降漢漢
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封東萊公以
靈為平北將軍純晞之弟也

二年春正月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
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

王覃

三月太傅越自許昌徙鎮甄城

王彌收集二散

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兗豫四州所過攻陷郡縣多殺
守令有衆數萬苟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彌入許昌

五十四

通鑑卷一百一

四十五

卷

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衛京師涼州刺史張軌亦遣督護
官純將兵衛京師五月彌入自轅轅敗官軍于伊北京師大震
宮城門書閉壬戌彌至洛陽屯于津陽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
諸軍事甲子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
兵大敗乙丑彌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于
七里澗又敗之彌走渡河與王桑自軹關如平陽漢王淵遣侍
中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將
軍及至拜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以桑為散騎侍郎北宮純
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敗之

秋七月甲辰漢王淵寇平

陽太守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上郡鮮
卑陸逐延氏酋單徵並降於漢

八月丁亥太傅越自郵

城徙屯濮陽未幾又徙屯滎陽

九月漢王彌石勒寇鄴

和郁棄城走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以拒彌車騎將軍王堪

屯東燕以拒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蒲子憲措之子也
石勒劉靈帥衆三萬寇魏郡汲郡頓丘百姓望風降附者五
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疆壯五萬爲軍士老弱
安堵如故己酉勒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殺之

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癸亥紫微漢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漢
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
昌請徙都之淵從之

三月丁巳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
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
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爲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
親善及即位以播爲中書監繆胤爲太僕卿委以心膂帝舅散
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越疑朝臣貳
於己劉輿潘滔勸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爲亂乙丑遣平
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

通鑑十一

四十六

卷

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
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
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
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臣光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爲遠慮知天下將亂
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
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爲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
家非忠臣也 丁卯詔以王衍爲太尉太傅越解兗州牧領司
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疾爵者皆罷之時殿
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晉泣涕而去更使右衛將軍何
倫左衛將軍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左積弩將軍朱誕
奔僕具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毀之淵以誕爲前鋒都督以滅
晉大將軍劉景爲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

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為平虜將軍

夏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以趙郡張賓為謀主刀盾為股肱安孔萇支雄挑豹逯明為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屢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為軍功曹動靜咨之漢主淵以王彌為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十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荅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大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卷一百一十二

卷一百一十二

數萬之衆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為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邪融退曰彼善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九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

秋八月

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為聰所敗聰長驅至空陽自恃驟勝怠不設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

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

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空馮門剛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丙辰聰等至空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顯壬戌聰南屯洛水乙丑呼延翼為其下所殺其衆自大陽潰歸淵救聰等還師聰表

稱晉兵微弱不可以異顯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太
傅越嬰城自守戊寅聰親祈嵩山留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
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棄虛出擊朗斬
之厲赴水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
陝糧食不支數日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裹糧發卒更為後
舉下官亦收兵穀待命於兗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
宣于脩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
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十一月甲申漢楚王聰始安王曜歸于平陽王
彌南出轅轅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悉為居民所
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 石勒寇信都殺冀州刺史王斌王
浚自領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
之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
垣 十二月漢王彌表左長史曹疑行安東將軍東徇晉州

六

山莊一

四八

九

四年春正月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彌以三萬眾
會之共寇徐豫兖州二月勒襲郵城殺兖州刺史袁孚遂拔倉
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

秋七月漢楚王聰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國圍河內
太守裴整于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懷勒與平北大將軍王桑
逆擊抽殺之河內人執整以降漢主淵以整為尚書左丞河內
督將郭默收整餘眾自為塢主劉琨以默為河內太守 己卯

漢王淵卒

九月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

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毅各遣
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於是
馮翊嚴粲京兆侯脫各聚眾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眾至
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于漢 冬十月

漢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彌帥眾四萬寇洛陽石勒帥騎二

萬會榮于大陽敗監軍裴邈于滎池遂長驅入洛川祭出轅轅
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臯關壬寅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
讚所敗退屯文石津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
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
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征南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
入援軍于涅陽爲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簡嬰城
自守荊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汴口聞簡敗衆散而還
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山簡
爲嚴巖所逼自襄陽徙屯夏口 石勒引兵濟河將趣南陽王
如疾脫嚴巖等聞之遣衆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
衆進屯宛北是時疾脫據宛王如據穰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
賂勒結爲兄弟說勒使攻脫勒攻宛克之嚴巖引兵救宛不及
而降勒斬脫囚巖送于平陽盡并其衆遂南寇襄陽攻拔江西
壘壁三十餘所還趣襄城王如遣弟瑀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
江西 太傅越既殺王延等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
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充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
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
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
甲士四萬向許昌留妃裴氏母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右衛將
軍何倫守衛京師防察宮省以潘滔爲河南尹摠留事越表以
行臺自隨用太尉行爲軍司朝賢素望悉爲佐吏名將勁卒咸
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殿內死人交橫盜賊公
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越東屯項以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
州牧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襲何倫不克帝委罪於楙楙逃竄得
免 楊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
馥不先白已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頌馥不肯行

令碩帥兵先進碩詐稱受越密旨不馥為馥所敗退保東城

初帝以王彌石勒侵逼京畿詔苟晞督帥州郡討之會曹嶷破

琅邪北收齊地兵勢甚盛苟純閉城自守晞還救青州與嶷連戰破之

五年春正月苟晞為曹嶷所敗棄城奔向平石勒渡河寇江夏拔之裴

碩求救於琅邪王睿睿使揚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壽春馥眾潰奔項

新蔡王確執之馥憂憤而卒確二月亡勸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於南頓

進拔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東海孝獻王越既與苟晞有隙

河南尹潘滔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晞怒表求滔等首陽言

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

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

留將士何倫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晞手詔使討之晞數

與帝文書往來越疑之使遊騎於成臯間伺之果獲晞使及詔

書乃下檄罪狀晞以從事中郎楊瑁為兗州刺史使與徐州刺

史裴盾共討晞晞遣騎收潘滔滔夜遁得免執尚書劉曾侍中

殺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于項祕不

發喪眾共推衍為元帥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範範亦不受範

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李暉等聞越

薨奉裴妃及世子毗自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帝追貶越

為縣王以苟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

事夏四月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甯平

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

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澹西河王喜

梁懷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

大傅長史庾敬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去計

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官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

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官情邪破壞

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
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
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
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濟宣帝弟
子景王陵之子禧潛之子也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
也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倫等至洧倉遇勒戰
敗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何倫奔下邳李暉
奔廣宗裴妃爲人所掠賣父之渡江初琅邪王春之鎮建業裴妃
意也故春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冲繼越後 五月以太子

太傅傅祗爲司徒尚書令荀藩爲司空加王浚大司馬侍中大
都督督幽冀諸軍事南陽王模爲太尉大都督張軌爲車騎大
將軍琅邪王睿爲鎮東大將軍兼督楊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
荀晞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宿衛五

六十二

通鑑十一

五十一

方壘

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
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議將行
而衛從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傅祗出詣河陰
治舟楫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
不得進而還度支校尉東郡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碛
石時劫掠得穀麥獻之帝以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
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二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
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
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
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
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轅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
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

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
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戎戎曜殺太子詮吳孝王異
竟陵王琳右僕射曹馥尚書閭丘沖河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
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
帝及六璽於平陽石勒引兵出鞏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尚
書盧志奔并州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
祿大夫封平阿公以待中庾珉王雋爲光祿大夫岷斂之兄也
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
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脩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
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
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
前司隸校尉劉暉說彌曰今九州糜沸群雄競逐將軍於漢建
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徐觀
天下之勢上可以混壹四海下不失鼎峙之業策之上者也彌
心然之 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荀藩在陽城河南尹
華蒼在成臯汝陰太守平陽李矩爲之立屋輸穀以給之蒼歆
之曾孫也藩與弟組族子中護軍崧蒼與弟中領軍恒建行臺
於密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爲盟主藩承制以崧爲襄城太守
矩爲滎陽太守前冠軍將軍河南褚裒爲梁國內史揚威將軍
魏浚屯洛北石梁塢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浚詣荀藩諮謀軍
事藩邀李矩同會矩夜赴之矩官屬皆曰浚不可信不宜夜往
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相與結歡而去浚族子該聚衆
據一泉塢藩以爲武威將軍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也東奔倉
垣荀晞帥群官奉以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
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城撫軍將軍秦主
業吳孝王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南趣許

昌前豫州刺史天水閻鼎聚西州流民數千人於密欲還鄉里
荀藩以鼎有才而擁眾用鼎為豫州刺史以中書李紱司徒左
長史彭城劉疇鎮軍長史周顛司馬李述等為之參佐顛浚之
子也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
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
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為軍諮祭
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壺為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
歷陽參軍陳國陳頴為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為西曹掾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帥眾降漢漢兵圍長安模戰敗遂
降於漢九月河內王粲殺模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
無一二聰以始安王曜為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
長安以王彌為大將軍封齊 苟晞驕奢苛暴眾心離怨加
以疾疫饑饉石勒攻王讚於陽夏擒之遂襲蒙城執晞及豫章

六十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五十三

占

王端鎖晞頸以為左司馬漢主聰拜勒幽州牧王彌與勒外相親
而內相忌彌聞勒擒苟晞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
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
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棄彌小表誘而取之
冬十月勒請彌燕于己吾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眾表漢主聰稱
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譖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
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王
讚潛謀叛勒勒殺之并晞弟純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
屯于葛陂 初南陽王模以從事中郎索綝為馮翊太守綝靖
之子也模死綝與安夷護軍金城麴允頻陽令梁肅俱奔安定
時安定太守賈疋與諸氏羌皆送任子於漢綝等遇之於陰密
擁還臨涇與疋謀興復晉室疋從之乃共推疋為平西將軍帥
眾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皆不降於漢聞

疋起兵與扶風太守梁綜帥衆十萬會之綜肅之兄也漢河內
王粲在新豐使其將劉雅趙染攻新平不克索紉救新平大小
百戰雅等敗退中山王曜與疋等戰於黃丘曜衆大敗疋遂襲
漢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麴特等擊破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於
是疋等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閭鼎欲奉秦王業入關
據長安以號令四方河陰令傅暢祚之子也亦以書勸之鼎遂
行荀藩劉疇周顛李述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途逃散鼎遣
兵追之不及殺李緝等鼎與業自宛趣武關遇盜於上洛士卒
敗散收其餘衆進至藍田使人告賈疋疋遣兵迎之十二月入
于雍城使梁綜將兵衛之周顛奔琅邪王睿睿以顛爲軍諮祭
酒前騎都尉譙國相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
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旣而見王導共論世
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
六八

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
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江邪衆
皆收淚謝之陳頴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
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
後叙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
弘雅政事者爲俗人主職不卹瀆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
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
可舉中興可冀耳道不能從

六年春正月漢鎮北將軍靳冲平北將軍一珣寇并州辛未圍
晉陽 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

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爲揚威將軍都
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死者大半聞晉
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廩請先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

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與安請就
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邪孔長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
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勒
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疋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
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
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平去年既殺王彌不當
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
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
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
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為吾不利邪將軍宜使輜重從
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
無地乎勒攘袂鼓髀曰張君計是也責刀庸曰君既相輔佐當
共成大功奈何遽勸孤降此策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脅耳於

魏道監第 卷之二

五十一

五十一

是黜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登葛陂遣石
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車之為紀曉之所敗
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曙不敢擊退還壽春 漢主
聰封帝為會稽郡公加儀同三司聰從容謂帝曰卿言為壽春
王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
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
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
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
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
卿善遇之 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三月乙未漢兵敗走下瑯
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八萬餘口奔于
平陽秦主業自雍入于長安五月漢主聰貶曜為龍驤大將軍

行大司馬聰使河內王粲攻傅祗於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會祗病薨城陷粲遷祗子孫并其士民二萬餘戶于平陽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燕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枋頭勒將濟河恐冰邀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宜遣輕兵間道襲取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濟河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卒穆等復帥其衆降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臬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

通鑑卷之二

五十六

晉書

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戾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斬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北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爲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爲黨公

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琨以爲晉陽今潤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且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以令狐泥爲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使其將郝詵張喬將兵拒粲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詵喬俱敗死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并州別駕郝聿以晉陽

降漢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奔常山辛亥
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
遐太子右衛率崔瑋于平陽聰復以曜為車騎大將軍以前將
軍劉豐為并州刺史鎮晉陽九月聰以盧志為太弟太師崔瑋
為太傅許遐為太保高喬令狐泥皆為武衛將軍 辛巳賈疋
等奉秦主業為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
大赦以閻鼎為太子詹事摠攝百揆加賈疋征西大將軍以秦
州刺史南陽王保為大司馬命司空荀藩督攝遠近光祿大夫
荀組

隸校尉行豫州刺史與藩共保開封

冬十月

代公狐盧遣其子六脩及兄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帥眾
數萬為前鋒以攻晉陽猗盧首帥眾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
數千為之鄉道于六脩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
七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自免吾創

通十二

五十七

一

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効命今其時
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
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粲鎮北大將軍豐掠晉
陽之民踰蒙山而歸十一月猗盧遣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擒
劉豐斬邢延等二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
關皮肉山為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
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上馬
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遣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
而還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盧諶
為劉粲參軍亡歸琨漢人殺其父志及弟謚詵贈傅虎幽州刺史
十二月彭天護攻賈疋殺之閻鼎殺梁綜麴允索紝等攻鼎鼎難為所殺
愍帝建興元年春正月丁丑朔漢主聰宴群臣於光極殿使懷
帝着青衣行酒使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石台珉

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殺琨雋等故晉臣十餘人
懷帝亦遇害 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
為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
有流亡之禍矣 夏四月丙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

舉哀因加元服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為司
徒雍州刺史麴允為尚書左僕射錄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為
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棘成
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索
綝為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漢中山王曜司隸
校尉喬智明寇長安平西將軍趙染帥眾赴之詔麴允屯黃白
城以拒之 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廩丘三臺流民皆
降於勒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又之以石虎代豹鎮鄴

五月壬辰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南

陽王保為右丞相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詔曰今當掃除鯨鯢

奉迎梓宮今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

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

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 漢中山王曜屯蒲坂 六

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于陘北謀擊漢秋七月琨進據藍谷猗

盧遣拓跋普根屯于北屈琨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

平漢主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

軍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聰使諸軍仍屯所在為

進取之計 帝遣殿中都尉劉蜀詔左丞相睿以時進軍與乘

輿會除中原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

伐以鎮東長史刁協為丞相左長史從事中郎彭城劉隗為司

直邵陵內史廣陵戴邈為軍諮祭酒參軍丹楊張閭為從事中

郎尚書郎潁川鍾雅為記室參軍譙國相宣為舍人豫章熊遠

為主簿會稽孔愉為掾劉廙雅曾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加愛之

九月漢中山王曜趙深攻麴允于黃白城允累戰

皆敗詔以索綝為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 冬十月漢趙

深謂中山王曜曰麴允師大衆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使漆

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庚寅夜入外城帝奔射廡樓漆焚龍尾及

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卯且退屯逍遙園士辰將軍麴鑒自阿城

帥衆五千救長安癸巳漆引還鑒追之與曜遇於零武鹽兵大

敗 漢中山王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

大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

二年夏五月漢中山王曜趙深寇長安六月曜屯渭汭漆屯新

豐索綝將兵出拒之漆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

知疆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漆曰以司馬摸之疆吾取

之如拉朽索綝小堅豈能汙吾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百逆

之曰要當獲綝而後食綝與戰于城西漆兵敗而歸悔曰吾不

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慢以

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

枕席乎詔加索綝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

曜漆復與將軍殷凱帥衆數萬向長安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

收兵夜襲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攻河內太守郭默于懷列三屯

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為質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

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欲投李矩於新鄭矩使其甥郭誦迎之

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道

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說肇使擊漆兵漢兵望見鮮卑不戰而走

默遂帥衆歸矩漢主聰召曜還屯蒲阪 秋趙深攻北地麴允

拒之漆中弩而死

三年春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南

陽

陽主保為相國荀組為大尉領豫州牧劉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辭司空不受 夏六月漢大司馬曜攻上

黨秋八月癸亥敗劉琨之眾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漢主聰遣使謂之曰長安未平宜以為先曜乃還屯蒲阪 九月漢大

司馬曜寇北地詔以麴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冬十月以索綝為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曜進拔馮翊太守梁肅

每萬年曜轉寇上郡麴允去黃白城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勸兵於丞相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

方盛且宜斷驪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

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饑乏採芣以自存

四年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繞城縱火煙起蔽天使反間給允曰郡城已陷

往無及也眾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磻石谷允奔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

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

驕恣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 八月漢大司馬曜逼

長安 九月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漢兵彊不敢進

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執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

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饑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

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甗麴允屑之爲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此外無救援當忍耻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麴索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執然後取之今索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街壁輿襯出東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即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重賊虜乎乃自殺曜焚襯受璧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

卷之二十一

六十一

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大司馬曜爲假黃鉞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麴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以索緝不忠斬于都市尚書梁允侍中梁潛等及諸郡守皆爲曜所殺華輯奔南山 于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而黜異圖用融前烈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正朔於八荒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爲伊周又成桀跖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

托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右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吐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挾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交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精慝辨於貨欲之塗漢書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諱賢之舉子真著崇謬而莫之省子維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于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弟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諱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賈傳之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執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以疆臣愍帝禘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執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 十二月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丙寅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一文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冤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延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

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宋哲宗江東二月辛巳宋哲宗建康稱受愍帝詔

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業

及官屬等共上尊號王不許業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曰孤

罪人也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呼私奴命駕將歸國業等

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

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襲欲立

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卅子宣城俱有勳雋之美而卅

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卅子紹為王太子封襲為琅邪王奉恭

王後仍以襲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廣陵以西陽王業為

太保封譙剛王遜之子承為譙王遜宣帝之弟子也又以征南

大將軍王敦為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導為驃騎將軍都

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丞相左長史乃協為尚書

左僕射右長史周顛為吏部尚書軍諮祭酒賀循為中書令右

司馬戴淵王邃為尚書司直劉隗為御史中丞行參軍劉超為

中書舍人參軍事孔愉長兼中書郎自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

掾屬拜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拜騎都尉王敦辭州牧王導以

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王皆許之以循

為太常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刀協父官中朝諳練舊事

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夏六月丙

寅溫嶠等至建康王導周顛庾亮等皆愛嶠才羊與之交是時

太尉豫州牧荀組冀州刺史邵續青州刺史曹嶷寧州刺史王

遜東夷校尉崔斌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 冬十一月漢主

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

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祭言於聰曰昔周武

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今與兵聚眾者皆以

子業爲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于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盃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隴西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至絳石司隸部民緝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勲追擊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粲帥將軍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粲妻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爲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滅矣代戍愍帝遇害於平陽粲遣雅生攻洛陽固奔陽城山

大興元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廬百官請上尊號王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陛下當承大業顧望宗室誰復與讓若光踐大位則神民有所憑依苟至逆天時違人事大執一去不可復還今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

三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十二

季六

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爲之改容奉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梓宮未返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遑遑空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社稷大耻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又坐怨望抵罪嵩顛之弟也丙辰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二



